



新世界时报首发连载武侠小说



第一章. 十面埋伏 (下)

接上期

且说廖进一千人遭遇埋伏，廖进好言苦求，似乎对方全无退意。沐苒怀抱舞儿，走到廖进身后轻声说，

“进哥，这些人分明是有备而来，而且十分清楚我们的行踪，莫不是皇上想要对我们下手？”

“不会！我随当今皇上南征北战自然清楚皇上为人，他如要杀我们，定想方设法给我安个罪名，或砍头，或满门，做事滴水不漏，绝不会用此等手段。”

沐苒向前一步，大声说道，“既然有胆劫我大明将军，你们就不知道这是诛九族的大罪吗？！再说，你们一个个猥猥琐琐，行狗蝇之事躲在暗处，害臊不害臊？！这是江湖人士所为吗？！”

沐苒知对方知道自己底细，却不知道对方什么来路，此言正是想诈一诈对方，此话说完，人影中“嗖！”飞出一人影，瞬间立于众人眼前，世间若是单纯速度快，

轻功好那也并不稀奇，奇的是此人之字形移动，寻常人转弯速度自然会放慢，而此人行动犹如鬼魅一般，令人骇然。

此人说道，“哥几个都是江湖上的闲云野鹤，谁管你枉法不枉法！将军？！将军个

屁！辞了官的将军！糊弄老子呢！？”

廖进沐苒二人默默对视一眼，脸上均露出惊讶之色，廖进受吕妃之言，一辞官就携全家立即离开，丝毫不敢耽搁，也就个把月的事情，信息传出去，再召集各路江湖人士堵截，这一系列动作下来，根本来不及，更何况这些人还在此埋伏了几天，这件事要么有江湖上的大人物带头，要么有仇人安插间隙在自己身边，随时准备拦截报仇，洞悉自己一举一动才会安排的如此迅速。二人不禁一阵冷汗。

细看此人，身形猥琐，其貌不扬，两腿似是一高一低，沐苒说道：

“你也知道，我们是辞了官的，现在都是庶民，身上也无多余银两，阁下轻功精湛，敢问可认识水上麒麟郭宝准？”

“哼哼，好眼力，那是家师。”

“家父多年前曾与郭大侠有些交情。”

“少套近乎！他是他我是我，那老头子顽固不化，早就。。哼哼。。少说废话，今个无论如何你们是逃不出去了，你们也别费些个心思，早些把十剑交出来，也给你们个痛快，若不然，哼哼。。”

“蹭！蹭！蹭！。。！”火把下又窜出几十几条身影，看身手，似多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。

“死猴子！跟他们啰嗦个什么劲呢，上面也说了，不留活口！愣着干嘛呢？！他们横竖都是个死，死绝了咱们再商量怎么分剑！”

说话的一身道服，奇的是一脸横肉，丝毫不像修仙得道之士。

“好商量，好商量，阿弥陀佛！八臂猿，钱坤，镜花剑，何起珍，大家都是道上喝过号的成名人物，都是自家人，不好争执，不好争执，自家人，自家人。”

这次说话的是个和尚，肥头大耳，堆着一副笑脸，手里捻着念珠，像及了大肚弥勒。

“装什么善人呐，谁不知道你笑面罗刹，动起手来就你下手最狠，人家凤鸣寺老方丈都一把年纪，还被你打的求生不得，求

死不能，活活折腾了两天才咽气，哼哼，过会分剑的时候，对兄弟们可得手下留情了，嘿嘿。。”众人中又有人言语。

“好商量，好商量，阿弥陀佛！”

笑面罗刹一边捻着念珠一边依然是一副笑脸的说道。

接着众人开始七嘴八舌的开始嚷嚷。此时火把前已经聚集了几十人，借着火光，这几十人手持各式兵器，有手持车轮板斧的，壮汉，也有手拿纸扇的书生，有手持浮尘的道士，也有手拿念珠的和尚，奇形怪状，眼露凶光，像贪婪的野兽，赤裸裸的百鬼夜行！看架势想必都是江湖上成名人物。

“想伤我廖家人，你们还没这个能耐！”被围在中间的廖进此刻再也按耐不住，

“有胆的过来啊！”大吼一声！

此时廖进在最前面，沐苒及两个孩子在廖进后面，戴正宏，顾俊元，一左一右，王全宝以及几个家丁在后，虽几个人，也摆出一副行军打仗的阵势。

对面桃榔榔兵器碰撞声，已然做好了动手的准备，但谁都没人上前第一个出头。廖进后退一步轻声说道，“这几个歪瓜裂枣我倒没放在心上，刀剑无眼，过会动起手来各位见机行事，乱起来全宝与我垫后，劳烦正宏，俊元护我夫人和两个幼子，西南方火光较暗，定是人少，过会你们从那里突围，好久不打仗来，今天兄弟们杀他个痛快，区区几百个魑魅魍魉，纵然有几十万大军，又何惧哉！众人皆说，

“得令！”

“进哥。。”沐苒想说些什么，还没出口，廖进又是一声大喝！右手把剑匣向上一带，又狠狠戳在地上，剑匣咔嚓一响，机关一个个打开，剑匣分作两列，十把剑在月光下发出阵阵寒光！众人先是一惊，接着目露贪婪。

廖进气运丹田，右手猛的一掌拍在剑匣上，嘲风剑，睡毗剑，饕餮剑飞出，戴正宏，顾俊元，王全宝顺势接住，廖进自己左手持了蝮鼠剑，右手握了七星龙渊剑。“弟兄们，让这群乌合之众见识见识我廖家剑法！”

话说当年廖进出山，本是一人，为人仗义，又得朱元璋赏识，很快升为将军，征战中凡有落难者，必竭尽全力将其救出。多年征战，所救多人，先后有十人愿誓死跟随廖进，戴正宏，顾俊元，王全宝就是其中三人，恰逢乱世，廖进便以自家伏龙十剑剑法分别传授，但无师徒之名，多以兄弟相称，征战多年，这十人中，有人马革裹尸，有人被朱元璋分封到他处，大明建立后，依然在廖进身边的，现在只有这三个人。

戴正宏使嘲风剑，顾俊元使睡毗剑，王全宝则是饕餮剑。蝮鼠剑，名为剑，实为盾剑合一，盾宽七寸，边有锋利锯齿，盾中间镶七寸剑，退可挡，进可攻。贼人众多，故廖进左手蝮鼠剑护身，右手七星龙渊剑待以杀敌。

众人中，熙熙攘攘之后，“蹭”的一道光影飞出，半空中剑光闪闪，犹如碎花，借着月光，格外刺眼。

“既然没人敢动手，嘿嘿，我镜花剑先一步给大家试水！”

半空中，道人模样的何起珍舞完剑花，一道寒光刺向廖进一行人！

“廖大将军！献丑了！”

未完待续，下期同版

劍雨浮屠

烟花飞如絮·著



我手写我心

还有没写出来的，或还有隔靴搔痒之感，你就可以从自己的角度，写出独到的那一面。」

他博览群书，强调非精读，重泛读。他说他写的是「书话」，而非书评。他不从众随大流，不走传统学究套路。他读书另辟蹊径，走边角路，有意避开畅销热门，尘埃落定之后方去读原著。他用平视的眼光，不吹捧，哪怕作者是大家。他说他的散文随笔里，原著「只是药引子，激发我的思绪而已」。他善于提问，设问，引发读者遐思。他自称，有时会大量引用原作者的话，是因为「太喜欢，很到位，自己写不出，只有引用，原汁原味端出，方能说明想要说的问题」。或者他读了，摘录一些，大家看看，其它部分，「没有读头，不看也罢」。

他说写散文像放风筝，要放得高远，还要能用线收回来。他毫不避讳，自谦自嘲自己的「雕虫小技，只会渲染氛围，不具备写小说的全面才华」。他写散文留白很多，构成意在不言之中的旁白，「没写出来的比写出来的重要」，给读者留出想像遐想的空间，「不敢说的，无法说的，不能发表的，统统此时无声胜有声」。

昨日，朱老师还在微信发文，是母亲杨坤一亲自执笔的悼文，收录于「朱启奎画传」一书中，把对自己先生朱启奎的深情怀念，详细记载在案。朱老师还分享母亲不同时代的照片，以此来纪念逝去的母亲。朱小棣老师是50后，出生于中国大陆。父亲朱启奎

祖籍安徽，母亲杨坤一江苏南京人，可谓将门无犬子。八、九岁时经历「文革」，就在家中把自己个头能够到的《鲁迅全集》翻个遍，提炼养分，打下文学根基。

朱老师一米八的高个子，坐在小小电脑屏幕前，上课之前，首先确定大家能否看到他，头发梳理好了吗？衬衫领子袖口扣好了吗？他注重形象仪表，笑呵呵的神态，实在令人觉得「感情纯真」。今日云端相见之前，我和朱老师有过三面之缘。第三次是在白宫，参加2020年农历新年庆祝上的不期而遇，特此写入一行并附照片一张。尤其发现我们还都祖籍安徽呢！2017年代表华府作协采访过一次朱老师，写了一篇采访报道——「高人」缘遇「闲人」，当时没有拍照，这次也算补上一张。而且大家更是一目了然，我不高。朱老师不闲，或说「闲」得有境界，也是高产作家。

上了今日这一堂课，我有几分悟到朱老师为什么恣意打创自行一体的「朱式」风格，「闲」字品牌书话散文集了。他八十年代来到美国，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，又在哈佛大学工作多年。为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，用英文写下《红屋三十年》，记录了他的故事以及在中国三十年的所见所闻。现自称已退休的朱老师，是否会用中文或再用英文记录美国的三十年呢？对目前许多人关注的问题，海外华人文学未来的道路，或未来30年又有何高见？ 高霞 2021年5月9日



今日，二零二一年五月九日，正值一年一度的「母亲节」，更给「云聚」增添了一份温暖。

今日，朱小棣老师围绕「感、情、纯、真」为华府作协讲授「我手写我心」第五堂工作坊课。他毫无保留地与学员交流分享自己的写作经验，传授独家秉持的十六字写作箴言。

感：「有感而发」是一己之得，真情实感。为真情所动，而非虚情假意，更非煽情。他基于此情感或感情，捕捉到真正的情绪，而非错位虚幻的情致，发表真实感悟、感慨和感叹。抓住本质，创造一个作品。他的散文注重思想性而非抒情。

情：「情不自禁」「情」比「感」深，是浓得化不开，停不下来，欲罢不能；如箭在弦上，夜不能寐，一旦达到火候，必一吐为快。他提到害怕写命题作文，是因为不是自发，可应付，却做不出理想状态，就是响应的程度不同。

纯：「动机纯正」写散文千万不能与「名、

利、权」三项挂钩。「文章憎命达」，抛下名利动机，克服思想包袱，放下私心杂念，沈静下来，真实自然，打动人心。

真：「返璞归真」不用华丽的辞藻，空洞言之无物的抒情。注重平时积累，储备，因为「书到用时方恨少」。不急于发表，经过时间沉淀，才有价值。他也提到语言和思想在同一作家身上的变化：由语言大于思想，到语言与思想对等，最后到语言无法承载思想，即思想大于语言。

在「陈丹燕的上海」一文中提到：「读小说希望让读者读进去，读散文要把作者拉出来」。有学员问，「擅长小说及散文的作家，是否个性有所不同？」他说，「不是个性，是才华不同。」如读「红楼梦」，被吸进去，进了大观园，忘记苟且存在，忘掉现实。而读散文，作者好似站在眼前，就达到效果了。就「文清字洁 举重若轻」一文，有学员提到，朱老师写的「许多字，若干年后也许会发现完全可以不写。而有些字，写下了，则擦也擦不掉。」对自己写作有很大启发和慎思。有学员对老师读龙应台的《大江大海》和蒹葭散文集《重逢日记》之后的感慨，「失败者的历史终于被抢救了，胜利者的历史又在哪里？」产生强烈共鸣，有相见恨晚，意犹未尽之感。有学员问到，张爱玲、苏青、陈丹燕和王安忆都写了上海，自己的外婆也是上海人，自己还能写这个题材又如何能写好呢？「你把名家都读了，哪怕她们写出了九十九面，